

最后的一次演练

韩石山

社会云批评集

韩石山 著
ZUIHOUDEYICIYANLIAN
书海出版社

大演练

最后的一次演练

锦 上

社会批评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次演练：韩石山社会批评集 / 韩石山著。
太原：书海出版社，2004.4

ISBN 7-80550-626-4

I. 最... II. 韩...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6909 号

最后一次演练——韩石山社会批评集

著 者	韩石山	网 址	WWW.sxskeb.com
责任编辑	员荣亮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出版者	书海出版社	承 印 者	太原市众一彩印有限公司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开 本	890×1240 1/32
邮 编	030012	印 张	10
电 话	0351-4922220(发行中心) 0351-4922266(综合办)	字 数	298 千字
E-mail	Fxzx@sxskeb.com(发行中心) Web@sxskeb.com(信息室) Shuhshb@sxskeb.com(综合办)	印 数	1-6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书海出版社
出版

小序

活在这样的时际，想不写社会批评文字，也难。

活在这样的时际，想写好社会批评文字，更难。

再难，还是要写的。写总比不写强。

投枪、匕首云云，不敢自况，充其量算是一根小木棍吧，还得先在自己身上试试轻重，才敢甩出去。且先预订下我的怯懦，还有我的罪过。

原想将近十年来出的几本集子中的，自己以为还好的文章多选些，编起来才知道，这两年写的就不少。于是改变了主意，还是以这两年新写的，没有收入集子中的为主。过去的文章，也选了些，主要是《我手写我心》中的。这本书是我多年前自费印的，外面销售甚少。

感谢书海出版社的朋友，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

是为序。

2004年2月19日于潺湲室

■ 小序

目 录

小序 (1)

第一辑 世相锥刺

最后的一次演练

——非典时期的游戏和呓语	(3)
海霞与现在播报之研究	(24)
实践在“真理”之前	(32)
我们是怎样走向贫穷的	(35)
一个人的山西	(40)
我的翻身计划	(50)
好男儿志在家中	(62)
珍惜恶名	(66)
我不下那个海	(73)
我家与中国经济	(79)
学会举起双手	(84)
别再糟践教师了	(87)
上吊的会多起来	(90)
京人大事也糊涂	(93)
就得出来个横的	(96)
口吃的妙用	(98)
用语如同用兵	(100)



■ 目录

要有个基本判断	(102)
虚心的憬悟	(104)
寻找与接纳	(106)
智力的效益	(108)
德行之于我者	(110)
也说劳动模范	(112)
美容之道	(115)
把女人当女人	(117)

第二辑 生活杂俎

别抱不哭的孩子	(121)
中国新闻的曲棍效应	(123)
不是祸水是药水	(125)
最低道德教育	(127)
轻骑突进	(129)
退了休,当厅长	(131)
热爱生活嘹嘹嘹	(133)
别再发昏了,醒来一起走	(135)
只有好人一条路	(139)
是救国,也是自救	(141)
回到常情常理	(143)
死亡特权	(146)
多给英雄留点本色	(148)
我也爱唱样板戏	(150)
等他来找你	(152)
我们的招牌	(154)
文化何其多	(157)
也谈周易热	(160)
文化包袱论	(162)
老气横九州	(164)
古老有啥用	(166)



■ 目录

你会害羞吗	(169)
更像个大村子	(171)
隔壁今天吃好饭	(173)
机关舞会的厄运	(175)
先认识你自己	(177)
你是将军吗	(179)
请说你是山西人	(181)
基地的喜与忧	(183)
山右——山左?	(185)
城市的乡村化	(188)
挺起你的脊梁	(191)
呆板的繁荣	(194)
所谓环境者也	(197)
你负什么责	(199)
事业与工作	(202)
人格价值的简易测定	(204)
劝君休提职称事	(206)
莫自取其辱	(208)
山西的女人	(210)
太原的女人	(213)
坚挺吧,男人!	(216)

第三辑 人生滋味

替母亲扫街	(221)
没人会将就你	(223)
说谎	(225)
苦难止于诗	(228)
也曾暮宿黄河边	(231)
迎面飞来一辆车	(234)
五台山遇险	(237)
不才从小有书房	(240)

新年的盘点	(243)
年的味与疼	(246)
一张汇款单	(249)
路到尽头还有路	(255)
心情微近老年	(257)
三个最难侍候的家伙	(260)
街边那一对老人	(268)
第一次住“学习班”	(270)
小城惟此可骄人	(278)
马烽对我的恩德	(282)
文人马烽	(285)
薄暮中远去的身影	
——回忆阎宗临先生	(289)
旷野上,那座坟茔	
——悼李岐山将军	(293)
追寻大师的足迹	
——梁思成、林徽因在山西的古建筑考察	(301)

第一辑

世相锥刺

最后的一次演练

——非典时期的游戏和呓语

总算来了个都怕的

2003年5月11日是个星期天，下午我和妻子散步归来，返回我们这条街上的时候，想起该买一瓶酱豆腐。过去这种东西，都是在附近一家超市买的，自从非典以来，很少去超市了，正好路边有家副食店，便拐了进去。离家不远，妻子先回去了。柜台离门口很近，我进去的时候，正有一个男青年在里面买什么，我往一边避避，离开一米的样子。男青年戴着口罩，买好东西，转过身要走了，却并不马上走开，朝我这边侧过身，拉下口罩咳了一下，又转身朝向门口，噗的一声，一口痰便飞出门外，落到马路边上。

进这样的小店，也会碰上人，本来就叫我恼火，而这样的一个小痞子竟在离我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张口吐痰，一下子我的火气就上来了，喝斥道：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差劲，什么时候了还随地吐痰！”

说完我扭过脸，看柜台里的货物，一面也在等待着一场口舌之争的爆发。噫，身后静静的，回头一看，那年轻人早就溜走了。我长舒了一口气。

回到家里，把方才的一幕说了，妻子说，你总爱逞能，这么大岁数了，真要叫捣上一拳，看丢人不丢人。我说，我不怕他，要吵就吵一架吧，我正有气没地方出

呢。

要是往常，这样训斥一个年轻人，总免不了一场口舌，这次怎么就会悄然走开，相安无事呢。是他怕我吗，我已老迈，不会怕的。过后也就想通了：不是我厉害，也不是他不厉害，是如今来了个比我们都厉害的，让我们都害怕的，那就是非典，

总算来了个都怕的。

吵嘴如同打架，要看本事。本事的高下，自家心里清楚。不是我的嘴巴子不快，不是我的力气不大，是我通心里就害怕街头的小痞子。他们有常人难及的本事。记得小时候看《说唐》，第一条好汉李元霸，第二条好汉宇文成都，第三条好汉裴元庆，能一直背到第十六条好汉秦琼。一次晚上在院里乘凉，爷爷考问起天下好汉的名次，我刚背到第二条好汉宇文成都，爷爷说错了错了，告诉你吧：“天下第一条好汉是不怕死，第二条好汉是不要脸，第三条好汉才是裴元庆，第四条好汉才是雄阔海。”街上的小痞子，可说同时具有爷爷说的第一条好汉和第二条好汉的本事，我顶多算是能说会道，个头还高点，怎敢与一身兼备第一第二两条好汉本事的人交手。此番险胜，全是沾了非典的光。

窗外传来救护车的凄厉的尖叫，如同在心头擦过。

由眼下的非典疫情，想到了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

自从打败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怕过谁，怕过什么？

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入侵朝鲜，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一声令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三下五除二，就打败了美帝野心狼。

美帝国主义不是要在中国一些周边国家，建立针对中国的包围圈吗？休想！不等你建立起来，我们先实行起一套闭关锁国的政策，关起门来建设我们的虽穷却自得其乐的社会主义，还要奔向共产主义呢，超英赶美，气死你。

不是说我们穷吗，好，那就来个大跃进，十五年内赶英超美，快步进入共产主义。不是说农村不好管理吗，来个人民公社，来个全民皆兵，再来个食堂化，大锅饭，你看这有多么好。三年自然灾害

来了，那有什么可怕，不就是死了几千万人吗，农村仍然是一片欣欣向荣！

这些运动或事件，我都见过或经过。抗美援朝时尚不懂事，但已会唱“中朝人民力量大呀，打败了美国兵呀”。三年困难时期，上中学，“文化大革命”时期上大学。多少年过去了，用当年的话语模式写出这些句子，仍感到血脉贲张，豪情万丈。

是呀，想想真也是的，我们怕谁，什么让我们怕过？

没有，从来没有。

不幸，来了个 SARS，让我们害怕了。

窗外，又是一声凄厉的尖叫。

马恩河战役

我在看书，我只会看书。还会想，漫无边际的想。

我想到了 1938 年“八一三”沪淞抗战之后，已沦为“孤岛”的上海，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困居在一栋房子里的李健吾先生，做的那件可笑的事。其时李先生因病无法撤退到大后方，学校不能去了，每天待在家里，心焦而又无聊，便根据报纸上报道的材料，擘划着如何调兵遣将，才能战胜强敌，收复失地：

于是坐下来，想像着火线上应有的壮烈。我打开报纸，反反复复拼排，把凌乱的材料聚在一起，整理出我的情报，组织成我的战略。这一支人马攻打东京，那一支人马袭取横滨，留下一支作为接应——“老兄，你打到什么地方去了？”什么地方去了！是的，我弄错了。原来不是东京，不是横滨，只是两个月前我往来教书的地带。我的学生，我那几个得意的学生，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投了军，也许充当救护，也许正在家里和父母冲突。他们不是弱者。他们没有儿女，没有家累，自然不会怯懦。想到这里，心头一松，就和我亲身上了战场一样。但是，飞机和炸弹的响声震碎了我纸上谈兵的计划。我的眼前不复是报纸，不复是字，而是一片血肉，而是泪。（《案头的悲哀》）

这几天我看的，正是这样一本搅和着“一片血肉”的书，温斯顿·丘吉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丘吉尔，这位参与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出任英国首相的政治家，是我心中的一位伟人。他还是位历史学家、传记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那穿插着个人经历，带着强烈个人感情的叙述，又是那么酣畅而凝重的笔调，紧紧地把我迷住了。

“我一直对阅读战争怎样落到不同人头上的记述有极大的兴趣。”丘吉尔在他的书中这样说。

我也有同样的癖好。

往日每过一两个星期，都要去趟书店，非典以来，有一个多月未去了。前几天，终于耐不住了，趁一次外出，去了一家叫尔雅的书店，买回一大摞，其中就有这套《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五大册。我对战争一直很感兴趣。战争，尤其是那些大规模的战争，总是让我着迷。怎样发起，怎样调度兵力，明明看着能胜的战役，却莫名其妙地失败了。解放战争中那些大的战役，我都曾细细检讨。不光看正面的著述，还要看国民党将领的著述。傅作义、杜聿明、张治中、郑洞国、李默庵这些人的回忆录和传记，见了就买。还买了一套《民国高级将领列传》（共七册）。某个战役有哪个将领参与，就看他们的传记，琢磨战争的胜负与这些将领个人品质的关系，寻找那些导致战争失败的偶然因素。

且看书中对马恩河战役的记述。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一次重要战役，也是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要的一次战役。几乎可以说，有了这次战役，这次世界大战的胜负就定下来了。后来的战役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旷日持久的对峙，只是为了等待大战的结束。

1914年8月20日，德国200万大军进攻法国和比利时，其中70万现役士兵，130万后备役军人。德军像铁流一般从北方和西北方朝法国本土压了过来。抵御敌军的法军总司令是著名的霞飞将军，上海那条霞飞路，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法军只能召集130万部队，现役士兵也是70万，后备役军人却只有60万。法军要防

守右翼，这样在沙勒罗瓦（法国边界城市），德法兵力为3:1。战争开始的一星期，法军大败，仅在这场边界大战中，伤亡和被俘的法军官兵就有30多万。

法军全线溃退，连渡海援法的英军，也一筹莫展。但是德军没有进攻巴黎，而是折向东边，要消灭法军主力。9月5日战局出现了奇妙的变化，疾速南进的德军，意外地在两支大部队之间留下了30公里宽的一道豁口，给英国莫努里将军率领的第6军和部分法国军队以可乘之机。当英法联军沿着五条大道顺利北上的时候，德军飞行员看到的景况是“五条十五公里长的黑色毛虫吃掉白色的大路”。这一进攻，并非什么天才的指挥，而是一系列混乱的事件，促使他们自然地进入这个位置。当他们前进时，豁口就在那里，他们钻进去，冲进去，豁口导向德军右翼的战略要害。

大批法军仍在溃退途中。霞飞将军束手无策。他的周围是一伙被称做“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军官，“这些人组成霞飞的随从，把他围起来与主要指挥官隔绝，使他不知道他们计划的彻底失败”。

是谁扭转了败局，是谁创造了马恩河战役的大获全胜？

是新任命的巴黎城防司令加列宁将军，同时他还是正式任命的接替霞飞的“可能的继任人”，等于握有尚方宝剑，随时可以到前线接过霞飞的军权。而在未接过军权之前，因为法军总司令“通过正式渠道发布他的命令，霞飞的地位大大在加列宁之上”。加列宁不在乎这些，仅仅是因为战事正在进行，没有解除霞飞的职务。

是他在大溃败开始时，强令霞飞，“如我军被迫撤退，应命令至少三个现役军团组成的军队进驻巴黎筑有工事的军营以保护巴黎的安全”，这才有了—支强悍的英法联军钻进德军留下的豁口的可能。不是没有阻力。“青年土耳其党人”憎恶这个干预，丘吉尔写道，我们可以预料，他们已注意到这位可能继任人加列宁出现在首都重要部队的司令的职位上，对霞飞将军不是没有影响的。但这个命令必须执行。

是他在大溃退的过程中，亲自打电话给实际地位比他还要高的霞飞，说服这位倨傲的元帅，必须扭过身来，向德军发动强大的反攻。而霞飞的表现，也还差强人意，“霞飞出于道义，克服他的妒

忌心和上下级礼节观念，感到这位勇敢同志的强烈而明显的指导作用”。

于是从9月5日起，“从凡尔登到巴黎令人激动的百万大军向后转，把100万把刺刀和1000门大炮指向入侵的敌人。马恩河战役开始了”。

读着这些激动人心的叙述，我的全部身心都倾注在将近一百年前的那场大战中。

眼睛太困了，抬起头，绿树蓝天，白云片片，远处传来尖厉的救护车的嘶鸣，不由得又想到了眼下的疫情。又由霞飞将军，想到了旧上海那条著名的霞飞路，想到了曾在这条路上住过的李健吾先生，还有他那可笑的举动。是可笑，但也让人起敬。国难当头，一个无权无势、疾病缠身的知识分子，你能让他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

我何不学学李先生，且凭借报纸上的材料，整理出我的情报，组织成我的战略，尽一个知识分子的愚拙的才智，以打发这难熬的时光。前些日子看《走向共和》，记住了几个不常听的词儿，我是领国家工资的人，这也算是“公忠体国”吧。我是民国时期出生的人，也可算是“老成谋国”吧。

我不是说这次的抗击非典，就像一场马恩河战役。我是学历史出身的，不会作这样愚笨的类比。我只是由李健吾先生，由眼下正在看着的这样一本记述战事风云的书，起了这么个小小的，也是愚蠢的念头。

《最后的一次演练》

立即搜集资料，网上的，报上的，尽量齐全，且一定要准确而可靠。那就只有多用“人民网”、“人民日报”的消息，和新华社的报道。

为了确保推理的严密，结论的正确，我给自己定下许多戒律，比如不能让偏狭的爱国热情，影响自己对资料的判断，也不能因对家乡的热爱，讳言外界的公正的指责。

为了判断的准确，指挥的便利，我仿照当年打“魂斗罗”的办

法，将敌我双方的兵将都作了卡通型的设计。我能指挥的是 1000 名白兵——白衣战士，个个身材修长，动作敏捷，手执一柄闪着寒光的，手术刀形状的利刃。她们的本事比《古墓丽影》里的劳拉还要了得。“非典病毒”，黑兵，10000 个，一群黑色的妖魔。一个个呆头呆脑而又凶狠顽劣，只要 10 个一拥而上便可以吞食掉一个白兵。为了保证消息与资料的准确，特别设定了一个名为“斥候”的侦察官。他的任务是，敌我情况不明，战争无法进行之时，为我提供各种情报，以便作出准确的判断。

我给它起名叫《最后的一次演练》，并规定没有可靠情报时，游戏自动停止。

一场恶战开始了。

2003 年 2 月中旬，黑兵在广州暴乱。一批批的白兵扑了上去，一批批的黑兵倒了下来。无奈黑兵数量既多，勇蛮更甚，虽有伤亡，气焰未挫。酣战之际，仍能分兵北上。经侦察，沿途虽无设防，若一城一地的侵袭，费时甚多而难建奇功，正好一个山西太原的年轻女子来到广州，便决定在她身上实现他们罪恶的北上战略。

太原乃华北重镇，首都的屏障，平日自然有雄兵把守，没有想到的是，黑兵在此竟如入无人之境，连连得手。这是怎么回事呢，急忙派斥候打探。片刻工夫，呈上一份资料《华北首例输入性非典患者坦陈经历》，是《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报道。说的是一个名叫徐丽（化名）的太原女子，经商去广东，感染了非典的痛苦经历。其中几个时间概念是这样的：2 月 18 日赴广东，2 月 22 日晚在深圳到广州的列车上，徐丽感到很累、浑身发冷。23 日回到山西后，发烧 38.8 度。求诊，主动问是不是非典，医生笑她大惊小怪。27 日始认真对待，已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原来如此。我长叹一声，继续演练。

在我部署太原的防务时，黑兵已悄然袭击北京。斥候回报，此乃徐丽等人去北京求医所致。3 月 1 日凌晨 1 时，徐丽一行数人到达北京 301 医院。因是星期六，无法安排住院，只好去急诊病房。同病房有另外三个病友。3 月 3 日，徐丽转入呼吸科病房，徐母发烧。第二天，主治大夫告诉徐丽和家人：这种病与广东的非典症状